

女巫

扁担山社区奇特文化探索

韦兴儒/著

g u i z h o u b e n t u w e n h u a



贵州本土文化



贵州人民出版社

B732.5

2

女 巫

——扁担山社区奇特文化探索

韦兴儒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女巫

扁担山社区奇特文化探索

韦兴儒/著

贵州本土文化·2001

贵州人民出版社

uizhou bentu wenhua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女巫: 扁担山社区奇特文化探索 / 韦兴儒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7
(贵州本土文化. 2001)
ISBN 7-221-05521-1

I. 女... II. 韦... III. 巫术-研究-贵州省
IV. B9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1722 号

女 巫

著 作 人: 韦兴儒

责任编辑: 龙国义 罗吉万

封面设计: 曹琼德

版式设计: 施德端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贵阳宝莲彩印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字 数: 110 千字

印 张: 5.25

印 数: 1 - 1000

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 - 221 - 05521 - 1/C · 84

定 价: 6.80 元

· 内容提要 ·

扁担山的女巫,进入迷幻状态才给人预测、看病、招魂、禳解——这是一种神秘文化现象。她们怎样成为女巫?她们怎样施术?这种神秘文化的深层是什么?本书将对她们进行描述并辑录诸方人士的评说,引导人们从唯物主义视角了解其真实的文化载负。

序

钟敬文

1987年我曾借赴贵州参加全国中青年民俗学术讨论会之机，去黄果树布依族聚居的地区看了看，2000年又参加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贵州卷》的终审工作，深感贵州这个多民族的省份，民族民间文化(包括民俗)很丰富，很有特点。贵州民协的同志们多年来在民间文化搜集、整理、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编印了《贵州民间文学资料》79集，在全国很有影响；后来出版了《贵州民俗论文集》、《贵州古文化研究》等书；1997年又出版了《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11册和《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10册，我曾为该丛书作了序。我对贵州的民间文艺、民俗文化一直关注，也有感情。这次出版“贵州本土文化丛书”，贵州同志要我写序，我也很高兴。

民俗学者清理和研究民间民俗文化，可以用民俗科学的知识去教育国民，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祖先曾经历了怎样的生活，历来中国人怎样看待这类问题，哪些是一般中国人认为可以变化的，哪些是不大变化的，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感情、价值观、思想观念、理想、信仰以及个体、集体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历史联系等等。

民俗文化也是凝聚一个民族的文化核心点。试想，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他们的居住、饮食、服饰、语言都变了，但每年还要过春节。在过节的喜庆时刻，还要耍狮子、耍龙灯、放鞭炮、吃年糕，和国内的同胞保持一样的风俗习惯。为什么？如果国民具备了一定的民俗文化知识，就会认识到，舞狮子、耍龙灯，不只是艺术活动的形象，在舞狮子的行为里，还表达着十分具体的乡土感情，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民族凝聚力这东西，一眼看去，没有钞票那么重要。当然，没有饭吃是不行的，但没有精神支柱，就是有了饭吃，也不过是动物而已。没有高尚的民族感情，就是物质享受再优厚，人也是寂寞的游子。这一点，我感到很重要。

在中国，上、中、下三层文化都很发达。但中华文化更大的文化金矿，在中、下层文化，即民俗文化之中。在数量上不但铺天盖地，异常丰饶，而且在质量上也到处呈现着耀眼的黄金碧玉。这些文化财富，是应该令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后代引以为自豪的。

贵州属西部地区，经济相对滞后，但民间文化蕴藏却极为丰富，这是贵州极大的优势，贵州的同志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新世纪的元年，再次推出一套《贵州本土文化·2001》丛书，把民间文化研究接连做成套书推出，能造成更大的影响，这个做法很好，这种精神值得赞扬。这套10余册的丛书，展现贵州各民族特殊的文化群落、特殊的民族婚恋、特殊的民间信仰和祭奠、特殊的民俗事项等。相信这套书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促进贵州文化资源开发，让国人和世界了解贵州都会起到好的作用。

2001年6月19日

目 录

导语:我的“巫缘”	(1)
女巫的生存环境	(16)
走上神坛	(32)
神差及其故事	(48)
我亲历的巫卜	(75)
后访个案	(96)
禳解与招魂	(113)
女巫与布摩	(135)
相关评略	(151)
后记	(158)

导语：我的“巫缘”

巫是什么？

朋友知道我在做巫术考察和研究，常这样问我。我不太赞同许多词典的解释：“以装神弄鬼替人祈祷为职业的人。”我常站在文化学的角度去回答朋友——

成群的飞蚁从河岸的巢穴飞到田野和山坡，这预兆着第二天必定涨潮；耕牛成群躁动不安闯开畜圈跑到野外，不几时就会发生地震；火灾中体弱者能抱出超过体重数倍的东西跑到院中，事后却抱不动……这是为什么？

这是生命的“原型能量”。是一种超个人身心的生命能量。这里，我借用了荣格和弗洛伊德的“原型思维”。

巫，在我和我家乡贵州省扁担山布依族人的心目中，就如同老师教书、木匠做织布机、石匠雕狮子、歌手唱古歌、布摩（布依族对祭司的称呼）主持宗教仪式那样地平常。在我没做文化研究之前以及我现在的家乡同胞们，都不会提“巫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因为我的家乡从古至今，人人都与巫医和女巫朝夕相处；我祖母就是一个巫医甚而可称为半个女巫（因为她不用进入迷幻状态而施术），我宗族里就有我曾长期相处过的五个长辈是女巫。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来说，我的家乡，我

那个民族,对巫的问题形成了一个共通的“认知系统”,也许,外面的人很难进入我们这个认知系统,正如我们面对着蚂蚁王国和蜜蜂王国,不能理解它们的“社会”结构、信息系统一样。文化人类学的这个“认知系统”包含的内容实在太广泛,太神妙了。2000年国庆前在京与钟敬文、刘魁立、陈子艾等先生相处,也常谈起民间文化研究的事。他们的许多教诲对我颇有启发。我们在做的是文化研究,不是所谓的科学论证,所以不宜过早过生硬地给某种文化现象下结论,不然,随着历史的推



2000年9月本书作者在京参加终审一本书稿并请百岁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为“贵州本土文化丛书”作序时合影

移和研究的深入，现在的结论往往会变成未来的笑话。鉴于此，在这本小书里，我只好向大家铺陈我生活及考察中的所见所闻，尽量用唯物主义观点去探索研究扁担山布依族的巫。

我家乡的巫，从功能上来说分为以下几种：

- 一、医疗性巫术；
- 二、娱乐性巫术；
- 三、宗教巫术(包括神判巫术)；
- 四、占卜、预测与禳解巫术。

医疗性巫术的从事者有男性也有女性，人员较为固定；娱乐性巫术的从事者多为少男少女，据需要临时安排；宗教巫术的从事者是固定的祭司；占卜、预测与禳解巫术就是本书内容的主角——女巫。

我和巫很有缘分。

直到1977年我祖母去世之前，我作为一个走出大山的农民的儿子回到家，几乎每次都会见到祖母行巫给别人治眼病。假如祖母去世之前我就干这一行，我一定会在祖母身上得到许多研究巫术的宝贵资料。可惜，现在只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她行巫的许多表象细节了，再也不能从她口中得到那些神秘而宝贵的咒语，还有如何成巫的过程。

我祖母姓卢，郎岱县(今六枝特区)落别乡长田村人，是一个富农家庭的长女，下有一弟一妹，惟有她懂巫医，她是怎么成为巫医的已无从查考。她中等身材，体质看似瘦弱，老来逐年佝偻。用她的话说：“嫁给你爷爷穷了一辈子，累了一辈子，老来接连背你们四兄妹，把我的身子都弄弯了。”祖母最拿手的巫术就是治眼病。在我的记忆中，来找她治眼睛的人很多。

为了搜集研究资料，1997年农历九月上旬，我回去找到了当年请祖母看过眼病的两位老人，并让他们回忆了当年治病的情况。

第一个接受调查的是韦绍珍老人，当时74岁了，一辈子的农民、文盲。因为我们村160多户人家全系韦氏宗族，他虽然只多我一个辈份，但按布依族的习惯，我得跟着我孩子称他为公(爷爷)。

“公，听说你找我奶奶看过眼睛，能不能把当时的情况说说？”

“喏，看过好多次了。记得最清楚的那次是奶奶去世前的两年吧，那时还在做集体(指生产队)，那天早上我上山去割得一担牛草回来，突然觉得上眼皮像进了什么东西，眼珠子痛得难受，找了个人帮翻眼皮来吹，说没见什么渣渣，但还是痛。我去找到奶奶，她把我眼皮翻起来看了一会，说我早上犯了一蓬刺梨。后来我一想，早上我确实把镰刀伸到一个刺梨蓬去割过草，嫌一枝刺梨枝碍手，把它砍了。奶奶给了我一根麻杆，叫我到那蓬刺梨去‘解犯’，回到家眼睛就好了。”

“奶奶看眼睛和拿麻杆时念什么没有？”

“喃喃地老念，我一句也没听懂。”

奶奶看眼的情节我见过多次。病人到家，由于屋里光线暗，她把病人带到门口，把病眼的上眼皮稍往上提，一边看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最后果断地对围观的人说：“你们来看，眼珠上那个×××(生活中的接触物，树木、楼梯、桌椅等等)，很清楚……”虽然别人什么也没看见，都摇着头，但她我行我素，到家里拿来一枝麻杆，念上几句咒语，交给别人说：“拿起这个，找你曾碰过的这×××，一边拍打一边念‘解犯解犯，解了就

散’(用布依语说),念一次拍三下,念完三次眼就好了。”

奶奶看病时我也曾去凑过几次热闹,但我确实什么也没看到。来找奶奶看病的,都是本寨的人,看完眼后下午或第二天,我见到他们眼睛都好了。近些年我曾与我姑姑和我母亲多次谈起这事,问她们当时怎么没跟奶奶学?她们说:“奶奶讲过:人家眼里的‘犯物’那么清清楚楚都看不到,你们没这个命。”姑姑说,奶奶教过她,看眼时一是心要净,要默念请“买辛”(布依语仙姑之意)来附体,二是要忘了自己,把自己当成下凡救苦的“布辛”(仙人)。我相信奶奶这一招巫术必有它的神妙之处,不管是现代科学已能解答尚未能解答的文化现象,或是“那个”文化心理的人们在咒语和仪式的驱动下,使精神缓解了病痛,或者是小病在时间推移中的偶然愈复。要不然,几十年来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不断地来找她看眼病了。只可惜后来没人能将治眼病的“买辛”请来附体,但奶奶的另一招治眼病的巫术还留存下来,好几个老妇沿她的咒语,她的方法继续给人治“蜡眼”。我不懂医学,不知这种眼病的学名。这种病即是长期眼痛后,造成黑眼球上产生一个小白点,如一小滴白蜡,长期不散。

乜妹华是我祖母用巫术治“蜡眼”的继承人之一。“乜”是布依语的母亲之意,妹华是她的大女儿,乜妹华,即妹华妈之意。乜妹华是我家族中的叔娘辈,1980年时也曾进入女巫的成巫状态(我在后面将对此进行详述),但布摩说她没缘分,没有举行仪式让她成为那种进入迷幻才施术的女巫。1986年清明节,我回家去扫墓见到她施术治“蜡眼”时,她有59岁了。她对我说,奶奶留下的这一招,谁都能学,但不一定都能奏效,这要缘分。她说,上邻下寨,就她治得灵验,所以大多数病人都要

来找她。我碰上的那次，来找她治“蜡眼”的病人是个13岁的小女孩，是我村河对面关岭县坡贡乡纳度寨人，叫卢云妹，由她母亲带来。她母亲告诉我，云妹这眼病是犯了半个多月的“红火眼”留下的，蜡点有小米粒那么大，跑了县、乡医院不少次，眼药水眼药膏放了不少，可三个月了不见蜡点消散。到这里才三次，蜡点比原来小多了。我看了看，当时的蜡点还有油菜籽那么大，在右眼的黑眼球中心略靠内侧。1998年夏天，我带孩子去贵阳城郊龙洞堡河游泳，碰巧遇到一个与云妹同村的家门哥在帮省社会主义学院看水泵房，问起了云妹的眼病，他说早全好了，已嫁人成了家。

那次我看乜妹华施术，完全继承了我祖母那一套巫术，唤起了多年前的一次次的记忆。

这种巫术只能在晴天进行。

太阳快要落山了，橘黄色的夕辉洒在石板盖顶，石块砌墙的石房上和炊烟袅袅的村子。“蜡眼”病人在亲属的陪伴下来到了我们家。我祖母热情地招呼他们坐在堂屋等着，便匆匆到我家斜对面的大石房里去叫乜妹华来当她的副手。祖母拿起家里洗脚用的大木盆，从水缸中舀一瓢清水倒在里面，端放在院中，然后找来平时筛米用的竹筛，在不知是我家哪代人留下的那盏结有厚厚一层油垢的竹筒桐油灯灯台上，取出那枚平时刮痧用的大铜钱放在筛子里。那枚铜钱沾满了菜油，因家里常把菜油倒在灯台里给感冒的家人刮痧。当祖母端着放有那枚铜钱的筛子来到院中时，乜妹华已不知从哪家茅草房的屋檐扯下了一把日晒雨淋许多年的干茅草，来到了我家院中。施术开始了，我祖母端着筛子，病人用手指撑开病眼，盯着筛里的铜钱，木盆放在筛子的下面。乜妹华点燃那把茅草，伸到木

盆与筛子中间熏着筛底。我祖母一边筛筛子，让铜钱在筛里来回转动，一边念着咒语。念完一遍咒语便把铜钱抛进盆里清水中，反复三次。每次祖母都要对着沾油的铜钱在水中溅起的油花对病人和陪伴人说：“你看，掉下去一点了，掉下去一点了。”陪伴人便俯身看盆：“真的掉下去了。”

这一施术仪式，只要碰上晴天，一个病人每日施术一次，七天至十五天，“蜡眼”消失。我调查了四个病人和十三个知情者，证明了这一点。我的表叔，曾任过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院外科主任的王贤武曾与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那把日晒雨淋的茅草的熏烤及那枚沾油的铜钱所产生的气起了关键作用。但我家乡的同胞却认为是咒语和巫术的作用。我的一位朋友，哲学研究生，现任贵州民族学院行管系副主任的王芳恒则认为，神秘的巫术仪式（含咒语）及仪式中产生的精神理念，加上可能的施术中的药物效应都起作用。我当然认同他俩的观点。

祖母在这个仪式中的那段咒语，我听过不下二十次。为了不失原味，现用布依语读音逐字对译和用汉语意译如下：

布依语音：香哒卧撻哒乖
汉语直译：筛眼蜡去眼箩筐
布依语音：当玩拜底拜
汉语直译：太阳去就去
布依语音：当玩堕底堕
汉语直译：太阳落就落
布依语音：堕拜染扛拜书
汉语直译：落去水倒去盆

意译：筛“蜡眼”扫“麦粒”^①

太阳落山跟着去

太阳下山跟着走

落在盆中掉水里

祖母除了懂得治眼睛的巫术，还懂其它巫医。记得我 12 岁那年的夏天，有个下午我光着膀子到村边的竹林去玩，突然全身长了成片成片的肿块，痒得直跳。我急忙跑回家，祖母搜来一些干叶杂草烧燃，用棕叶帚在火上熏烤来扫我身上，边熏边扫边用布依语念咒：“扫癩扫癩，扫了不在……”反复三次，果然肿块马上消失，身上也不痒了。我也常见到一些反胃想呕吐吐不出来的人来找祖母，她扯来一根稻草系在病人的脖颈上念上几句咒语，病人一会就轻松而去。我也见有人用一碗米放上一个生鸡蛋来找祖母帮他们的小孩看魂，然后祖母便去帮别人叫魂。祖母也曾在我的弟妹生病时，从饭甑里舀起一瓢刚蒸熟的热饭，攀上楼梯的最高一级，向着她认为我弟妹失魂的方向呼唤：“来啦儿啊，在远来近，在近来家；别在荒野游荡，别在寒地受饥。午饭熟了，新衣买了，快快回家……”（唤时用布依语）

之所以说我与巫有缘，不单是陪伴我生活到我 27 岁才辞世的祖母给我留下了许多关于巫文化的宝贵记忆，我还有幸参与过十余次娱乐巫术的神游活动。进入迷幻状态去游历另一个神秘世界的不是我，而是我宗族里的一些姐妹。初中毕业

① 麦粒肿是一种眼病。

后我回乡当了两年知青，后来读完高中又回乡当了一年知青，这三年当中，每年都能参与二至三场神游活动。说是参与，是因为我和伙伴们到井里舀神水、祭寨神、请布摩念咒化水给姐妹们喝，她们才得以进入迷幻。我全过程地参与神游巫术的最后一次是上大学前的1972年。1987年我带贵州民族学院的一些学生到我家乡搜集民间文学，我又在半途中观察过一次神游，因为我是行巫者的长辈，又是多年在外“吃皇粮”的人，怕影响她们进入，所以半途才去——她们需要思想上的纯净无虑才能进入迷幻状态。

这种巫术可以说在贵州安顺地区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布依族地区都很风行，布依语叫“种押祭”（施行稚巫活动的意思）、“当祭”（请巫仙之意）。只能在农历七月十二、十三、十四三个晚上举行，行巫者为未婚少女。每一场活动，参加施术的人二至六个姑娘不等，双数。但最终进入状态的只有一个。我们村里在多年的神游活动中（我参加过的），仅有我的一个宗族姑子唐孃、宗族姐凡妹、妹菊及我的近房堂妹妹华、洋妹、七妹曾经进入过状态。她们在同龄人中多是多愁善感的姑娘，不识字，没到外面开过眼界，最多到镇宁县城赶半天场就回家了。

七妹几乎每年神游都成功。其背景条件是她的母亲曾是轰动一时的女巫，她有许多小有名气的追求者，但从小父母包办与一个她不喜欢的人订了“背带亲”^①，她没有兄弟，只有一个妹。她性格开朗，能说能唱，织锦和蜡染手艺十分出色。

1972年农历七月十三这天晚上，月亮虽然不是很圆，但

① 还背在背上的时候就订婚。